

# 李商隐《无题之三》许渊冲译本中增词法的运用

邓翠英<sup>①</sup>

(株洲广播电视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0)

**摘要:** 许渊冲在翻译李商隐的《无题之三》时巧妙地增加了代词、动词、形容词等。通过增词法使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最大限度地与原文保持一致, 真正做到了与原诗在意美、音美和形美上的统一。

**关键词:** 《无题之三》译本; 许渊冲; 增词法

唐朝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 其诗歌辉煌灿烂, 诗坛中群星璀璨, 虽然到了晚唐时期, 诗歌的题材、境界等已较为狭窄, 但这个时期极富艺术独创性的诗人李商隐却独创无题诗, 将诗歌的婉转、典雅与精丽一一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阐释和翻译。但其“水中之月, 镜中之像”般的意象决定了翻译它的难度相当之大。为了传达诗歌的优美意境, 减轻因诗歌意境的模糊性给外国读者带来的感知难度, 翻译者在翻译中经常增加必要的单词、词组、分句或完整句, 从而使译文在语法、语言形式上符合译文习惯的同时, 也在文化背景、词语联想方面与原文对等起来。

当代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指出判断诗歌翻译成效最重要的一点是译文受众对译文正确理解和欣赏的程度。<sup>[1]</sup>谈到古诗英译, 我们往往渴求译文完全忠实, 翻译达到等值, 和原著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总会觉得原诗中的神韵并没有完全传达出来, 因而诸如英国诗歌翻译家约翰·邓汉姆爵士发出了“诗歌不可译”的感慨——“Poetry is of so subtle a spirit that in the pouring out of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it will evaporate” (诗具有一种微妙精神, 当你把它从一种语言移入另一种语言的时候, 那种精神就会完全消失。)<sup>[2]</sup>

古诗翻译的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很多成功的诗歌翻译的例子证明: 诗歌不仅能译, 而且如果译法运用得好, 不仅能传达原诗的韵味, 有时

甚至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使中国诗给外国文化增添色彩。<sup>[3]</sup><sup>[10]</sup>为了传达原诗的韵味, 译者通常需要运用增词法来表达原文的意境。译文中添加一些原文没有的词句, 表面上看似不忠实,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增加的词句所表达的意思并非无中生有, 而是隐含在原文中的。这里所说的增词不是胡添乱加, 而是为了使读者读译文时象读原文一样得到语言美的感受, 因此在翻译时, 需要根据句子的意思、语法结构、文化背景以及诗歌韵律等来增加一些词, 使译文受众更好地理解原作。所以说译文的增词是为了更确切、更忠实地表达原文的含义和精神。本文拟以中国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对李商隐《无题之三》的翻译为范本, 分析增词法在其中的运用。

无题之三

李商隐

昨夜星辰昨夜风, 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 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 走马兰台类转蓬。

Untitled Poem s III

LI Shangyin

As last night twink le stars, as last night blows the breeze West of the painted bower east of Cassia Hall / Having no wings, I can't fly to you as I please, / Our hearts at one, your ears can heart my inner call / Maybe you fe playing hook - in - palm and drink ing wine, / Or guessing what the cup hides

① 收稿日期: 2007-10-09

作者简介: 邓翠英, 女, 湖南长沙人, 株洲广播电视大学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

under candle red /A la! I hear the drum call me to  
duties mine /Like rootless weed to Orchid Hall I  
ride ahead<sup>[4]</sup>

许渊冲先生在诗歌翻译中一直坚持意美、音美、形美三者统一。其译文用词洗练,从容自然,干净利落。先生主张以格律诗译诗,每行字数对仗整齐,音步基本一致,节奏优美,译文诗味浓厚,韵脚工整,节奏明快,从《无题之三》的译文来看,真可谓“移花接木,浑然天成”。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作者由今宵情景引发对昨夜追忆,恋绪离情写得感人肺腑。这是一个美好的春夜:星光闪烁,和风习习,空气中充溢着令人沉醉的温馨气息,一切都似乎都和昨夜相仿佛。但昨夜在“画楼西畔桂堂东”和所爱者相见的那一幕却已经成为亲切而难以追寻的记忆,诗人在这里将极端的渴望和无奈通过极端的想像写尽,抒发了无比强烈的情感,阐发了可望不可及的幽怨。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决定了译者要带着镣铐起舞。译诗者在素养上要具备诗人和译者的双重资格,译者对于原作,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欣赏;出乎其外,故能理解;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sup>[5]</sup>英语句法结构紧凑严密,汉语句法结构简洁明快。具体地说,汉语句法结构偏重于意合,即不借助形式手段来体现词语之间或句子之间的意义或逻辑关系。汉语重悟性,即不凭借严谨的形式进行分析,而是根据主观的直觉,从逻辑即上下文中悟出关系来,因此语言简约而模糊。意合是汉语重悟性的突出表现。语言中连连出现省略,而意义相连,脉络清楚,形散而神聚的句子比比皆是。而英语句法侧重于形合,即通过使用连接词体现分句之间的依附或者从属关系,语法结构清晰明朗。在英语句子中,主干结构突出,即主谓机制突出,词与词的组合关系往往一目了然,使用较多连接词。而意合的汉语大量采用并列结构,词与词,句与句之间往往直接并列或连接,中间没有任何连接词。所以在翻译“昨夜星辰昨夜风”时,许渊冲先生加上 as 这个显形的连接手段,使译文更符合英语语篇的结构特征,英文味较浓,更容易被西方文化所接受。诗歌的开头是一个个意象的叠加,许先生在此一一重现了这一特殊意境,给人视觉、感觉上无穷想象。诗歌有诗歌的语言,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含蓄、洗练,与诗人遣词造句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在翻译中,要

想力求反映出原诗的神韵,所选词语恰当与否同样至关重要。为了更好的阐明原诗意蕴,许先生在 stars 前添加 winkle 这一形容词,把星空的朦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那一刻的美好。“风”字一词处理也非常奇妙,没有采用对等的 wind 而是采用 breeze 一词,让人感觉习习的秋风吹来,引起雅的联想,许先生挖掘出诗中所含的艺术意境,把那种忧郁、伤心的情感跃然纸上,使读者心里产生一种情感上的共鸣(emotional sympathy)。可见,如果仅仅是将原作的的内容传输出来,不能再现原作艺术意境的话,译作会显得苍白又空洞。许先生一直主张以格律诗译诗,所译诗歌都采用抑扬格,音步则用四音步至七音步,先生押韵方面力求严谨,这首无题的韵脚采用 ababcdcd 全诗语气连贯,恪守格律而不为格律所束缚,读起来朗朗上口,诗意盎然。为了实现韵脚,保持韵律一致,先生将“风吹”译成倒装句“blows the breeze”,西方读者读后,同样能够感受该诗的节奏感和音乐性。与许先生的译文相比,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在翻译《无题之三》时将“画楼西畔桂堂东”译成“By the West wall of the painted house, East of the hall of cassia”,<sup>[6]</sup>在此葛先生增加“wall”一词,看似可有可无,细究就能发现这更加符合英语语言结构紧凑严密的特点。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诗人由追忆昨夜回到现境,抒写今夕的相隔和由此引起的复杂微妙心理。自己身上尽管没有彩凤那样的双翅,得以飞越阻隔,与对方相会,但彼此的心,却象灵异的犀角一样,自有一线相通。他一语道破了人人向往的如此灵通、如此美妙的情感境界。“身无彩凤双飞翼”,所悲叹的首先是现实的困顿和绝望。而“心有灵犀一点通”,既是指相互赏识、两情相悦,也是指对彼此命运的认同。由此而生发的两情相悦,正是诗人所不断寻觅的自我拯救之道。温伯格先生认为:好的翻译能抓住原作的“精神(spirit)”,而这种“精神”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一种艺术的生动的“力量(force)”。诗作是这种力量演化出来的形式,优秀的翻译,要以新的语言形式传递这种力量。由于英汉语言差别较大,古诗通篇无主语,英译时必须补出主语。在译文中,许先生增加了人称代词,直称“你”“我”,让人感觉到爱情的美好,从心灵上感到慰藉。先生增补“I can't fly to you as I please”,抓住了原作的“精神”,表达了诗人表达此刻的深切渴望,让异

域读者读起来也能身临其境。然而很多译者将这两句看做是用典,即白居易的“比翼双飞”。用典的翻译是中译英的大难题,实译太实,虚译太虚,很难找到中间地带。葛瑞汉先生将这两句译为“*For bodies no fluttering side by side of splendid phoenix wings, For hearts the one minute thread from root to tip of the magic hom*”,<sup>[6]</sup>通过增补连接词“for”,副词词组“side by side”来形容心灵的相通,真实再现了原文的文字美。两相比较,葛译此句更能激发异域读者的想像,更符合诗歌的意境美。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这两句似乎是描绘诗人所经历的实境,实际上是因身受阻隔而激发的对意中人今夕处境的想象。在诗人的想象中,对方此刻想必就在画楼桂堂上参与热闹的宴会。宴席之上,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笑语喧哗,隔坐送钩,分曹射覆,气氛该是何等热闹!越是阻隔,渴望汇合的感情便越热切,对相隔的意中人处境的想象越加鲜明。诗人此刻处境的凄清寂寞自见于言外。“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之立体画面的生动展现,此诗句通过最能触动抒情主人公心灵的意象对回忆场景加以描写,将诗中的情趣乃至情意延伸。如果直译的话会让读者觉得迷惑,为了适应译文受众的文化背景,先生增加了人称代词 you 以及一系列诸如 play, drink, guess 等动词,描绘成一幅幅热闹场景,给人热闹背后的凄凉之美。为

了考虑韵脚,先生在翻译“蜡灯红”时,将 red 这个形容词放在名词之后,这也符合 Charles Budd 所说——译诗要“pleasantly readable”。

从以上的赏析我们可以看出,李商隐的诗歌委婉深情,韵味无穷,翻译起来难度确实很大。许先生在翻译中有效地增加了代词、动词、形容词等,将原文的意境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最大限度地与原文保持一致,真正做到了与原诗在意美、音美和形美上相吻合,同时也满足了异域读者理解的要求。在以后我们的翻译道路上,应该多借鉴先生高超的翻译方法,增词而不增意,将中国诗歌完美地再现到异域读者面前。

#### 参考文献:

- [1] Eugene A 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7.
- [2] 高嘉正. 唐诗英译中的精品 [J]. 中国科技翻译, 1997
- [3] 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 [M]. 北京: 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 [4] 许渊冲. 唐诗三百首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5] 陶友兰. 从接受理论角度看古诗英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 [J]. 外语学报, 2006(1).
- [6] A. C. Graham. *Poems of the Late Tang* [M]. Penguin Classics, London, 1965.

(责任编辑: 黄声波)